

市鑑圖說

市鑑圖說
卷之三

市鑑圖說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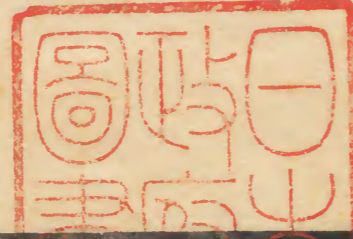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039
冊數	6 (1)
函號	297 159

297-159



官版見本

淺草文庫



帝鑑圖說叙

帝鑑圖說者今元輔少師張公輯以進

御者也

上初登太寶

召見公

平臺隆倚眷公亦矢精白佐

上訪落理垂衣也

上睿哲挺上智資公首陳勸學所簡進侍從儒臣

分日直講公偕少保呂公左右侍數承

清問效啓沃

上益嚮意於學。公令講臣采撫前代人君治蹟。遡唐虞以迄漢唐宋理亂興衰得失。可為勸戒者。條其事百餘。各因事繪圖。系之說。以備乙覽。存考鏡焉。題曰帝鑑。公草疏率諸講臣進之。黼座。

上為起受。頃間徹。睿覽指其中。一顧問。公公對如指。一時廷臣謂上明聖。不世出也。夫所貴乎君人。務學者。學為君也。君者撫九有而治。治本乎道。繇其道而治。與



不繇其道而否者。歷徵前代往蹟。昭然媿惡。舉而不爽。考睹矣。故曰前王之遺軌。後王之永鑒。世主未有不師古而善治者。乃或有謬悠其塗。輒罔軌於聖哲。而狂愚是蹈焉。由鑑與罔鑑。間耳。鑑於言而弗迪。厥行與持其始。而鮮克終。猶罔鑑也。唐虞而後論治者。則商周首稱。然殷鑑有夏。周鑑有殷。其道同也。下是者。無論兩漢。即唐宋之君。非無中材。間亦有繪前代之迹者。有圖無逸於屏者。廼其君臣取具于緣飾。而鮮交修之實。竟其治不能。睠隆古於百一。

上聰明首出既冲年纂

曆服孳孳法古圖治任用賢哲方開泰治以永熙

圖將唐虞復出即商周不啻也千百世而下仰

稽帝範者知

明有

哲后乃亦有交脩一德之臣則是圖有不視為典

訓著垂無疆者哉公以公忠受

簡知

上嘗親灑宸翰錫公良臣夫有明后者斯臣良今

其時千載一遇也聲不佞被遇

三朝病違朝列者二十餘年頃奉

詔備禮官思夙夜奉職未遑也屬公所進圖說

上嘉納勅下禮官宣付史館公復梓其副以揚

休美屬以校梓者則文學喬子承華謂聲禮官也

宜叙端簡

萬曆癸酉仲春吉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華亭陸樹聲撰

人親賢臣遠小人憂勤惕厲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用虐民親小人遠賢臣盤樂怠傲即亂出于治則雖不階尺土一民之力而其興也勃焉出于亂則雖籍祖宗累世之資當國家熙隆之運而其亡也忽焉譬之佩蘭者之必馨飲醜者之必殺以是知人主欲長治而無亂其道無他但取古人已然之迹而反已內觀則得失之效昭然可

睹矣仰惟

皇上天縱英資

光膺鴻寶

孜孜誦習懋殷宗典學之勤

事事講求邁周成訪落之軌海內臣民莫不翹首

跂足想望太平臣等備員輔導學術空踈夙

夜兢兢思所以佐下風効啓沃者其道無繇

竊以人求多聞事必師古顧史家者流亡慮

千百雖儒生皓首尚不能窮豈人主一日萬

幾所能遍覽乃屬講官臣馬自強等略倣伊

尹之言考究歷代之事除唐虞以上皇風玄

邈紀載未詳者不敢采錄謹自堯舜以來有

天下之君撮其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善爲陽爲吉故用九九從陽數也惡爲陰爲凶故用六六從陰數也每一事前各繪爲一圖後錄傳記本文而爲之直解附於其後分爲二冊以辯淑慝仍取唐太宗以古爲鑑之意僭名曰

帝鑑圖說上呈

睿覽昔班伯指畫屏以諫意專戒懲張丸齡千秋金鑑一書詞涉隱諷今臣等所輯則媿惡並陳勸懲斯顯譬之薰蕕異器而臭味頓殊水

鏡澄空而妍媸自別且欲觸目生感故假象於丹青但取明白易知故不嫌於俚俗雖條目僅止百餘而上下數千載理亂之原庶幾開略備矣伏望

皇上俯鑑愚忠

特垂省覽視其善者取以爲師從之如不及視其惡者用以爲戒畏之如探湯每興一念行一事卽稽古以驗今因人而自考高山可仰毋忘終筭之功覆轍在前永作後車之戒則自然念念皆純事事合理德可媿於堯舜治將

堯於唐虞而千萬世之下又必有願治之主
效忠之臣取

皇上今日致治之迹而繪之丹青守為模範者矣

臣等無任惓惓懇切之至謹以所輯圖說裝

黃成冊隨本上

進以

聞伏候

勅旨

隆慶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臣張居正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臣呂調陽

本日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忠愛懇至朕方法古圖治深

用嘉納圖冊留覽還宣付史館以昭我君臣交

修之義禮部知道

夢賚良弼

商高宗

澤及枯骨

周文王

丹書受戒

周武王

感諫勤政

周宣王

入關約法

漢高帝

任用三傑

漢高帝

過魯祀聖

漢高帝

却千里馬

漢文帝

止輦受言

漢文帝

日納諫賜金

漢文帝

不用利口

漢文帝

露臺惜費

漢文帝

遣倖謝相

漢文帝

屈尊勞將

漢文帝

蒲輪徵賢

漢武帝

明辯詐書

漢昭帝

褒獎守令

漢宣帝

詔儒講經

漢宣帝

葺檻旌直

漢成帝

賓禮故人

漢光武

拒關賜布

漢光武

夜分講經

漢光武

賞強項令

漢光武

臨雍拜老

漢明帝

愛惜郎官

漢明帝

君臣魚水

漢昭烈帝

焚裘示儉

晉武帝

留衲戒奢

宋高祖

弘文開館

唐太宗

上書粘壁

唐太宗

納箴賜帛

唐太宗

縱鵲毀巢

唐太宗

敬賢懷鵠

唐太宗

覽圖禁杖

唐太宗

主明臣直

唐太宗

縱囚歸獄

唐太宗

望陵毀觀

唐太宗

撤殿營居

唐太宗

面斥佞臣

唐太宗

剪鬚和藥

唐太宗

遇物教儲

唐太宗

遣歸方士

唐高宗

焚錦銷金

唐玄宗

委任賢相

唐玄宗

兄弟友愛

唐玄宗

召試縣令

唐玄宗

聽諫散鳥

唐玄宗

啗餠惜福

唐玄宗

燒梨聯句

唐肅宗

不受貢獻

唐憲宗

遣使賑恤

唐憲宗

延英忘倦

唐憲宗

淮蔡成功

唐憲宗

論字知諫

唐穆宗

屏書政要

唐宣宗

焚香讀疏

唐宣宗

敬受母教

宋太祖

解裘賜將

宋太祖

碎七寶器

宋太祖

受言書屏

宋太祖

戒主衣翠

宋太祖

竟日觀書

宋太祖

引衣容直

宋太宗

改容聽講

宋仁宗

受無逸圖

宋仁宗

不喜珠飾

宋仁宗

納諫遣女

宋仁宗

天章召見

宋仁宗

夜止燒羊

宋仁宗

後苑觀麥

宋仁宗

軫念流民

宋神宗

燭送詞臣

宋哲宗

任賢圖治



帝堯圖治

義仲
義叔
和仲
和叔



帝堯圖治

之官著他薦舉天下賢人可用者於是四岳舉
帝舜爲相那時天下賢才都聚於朝廷之上百
官各舉其職帝堯垂拱無爲而天下自治蓋天
下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治之雖以帝堯
之聖後世莫及然亦必待賢臣而後能成功書
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言股肱具而後成人良
臣衆而後成聖意亦謂此其後帝舜爲天子也
跟著帝堯行事任用九官十二牧天下太平乃
與羣臣作歌以紀其盛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所以古今稱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斯任賢圖治之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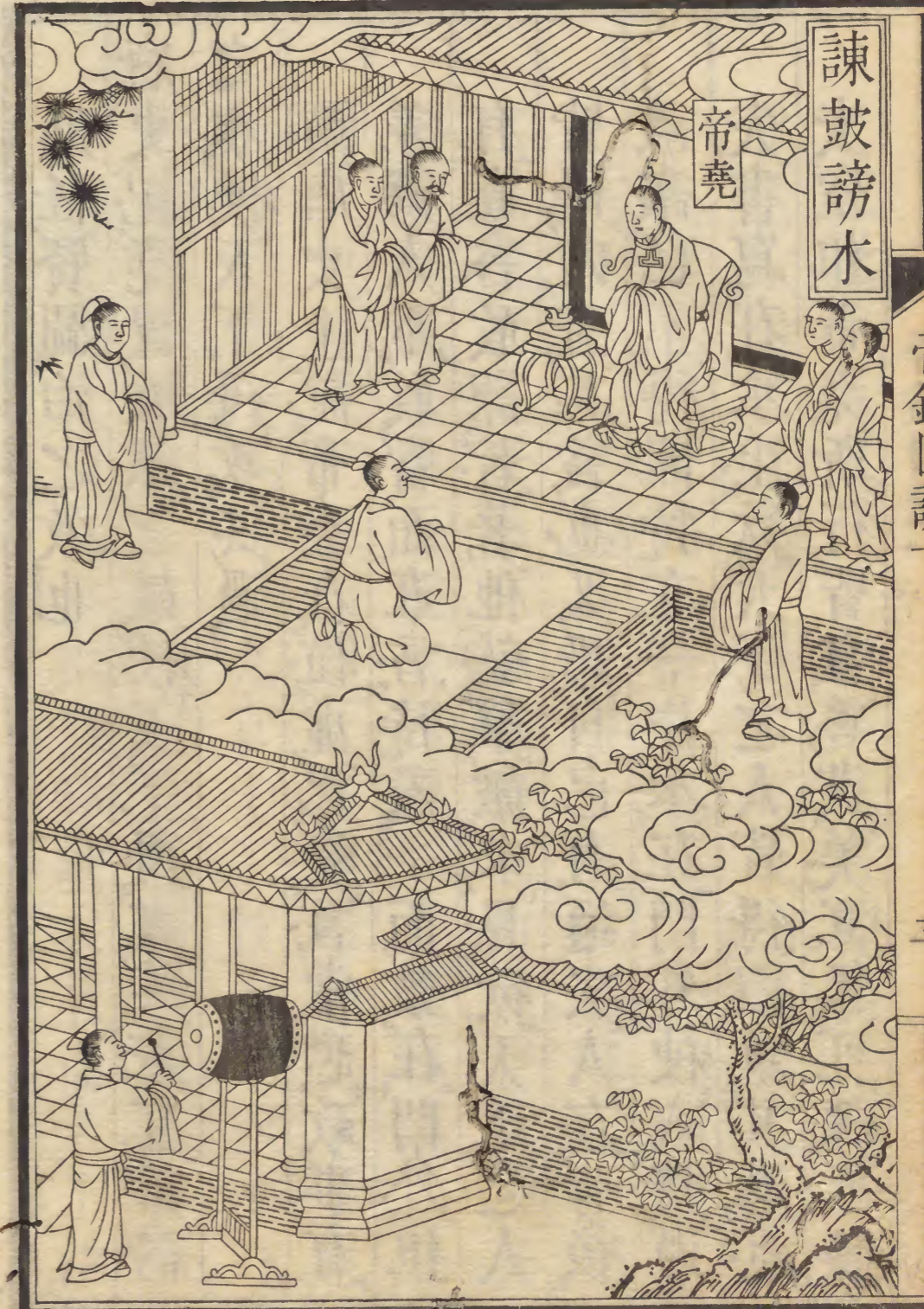
唐史紀堯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立誹謗
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

解唐史上記帝堯在位虛已受言常恐政事有
差謬人不敢當面直言特設一面鼓在門外但
有直言敢諫者著他就擊鼓求見欲天下之人
皆得以盡其言也又恐自己已有過失人在背後
譏議已不得聞特立一片木在門外使人將過
失書寫在水上欲天下之人皆得以攻其過也
夫聖如帝堯所行皆盡善盡美洵無可諫可謗



行監圖說一

四



諫鼓謗木

帝堯

帝堯圖說一

三

者而猶惓惓以求言聞過為務故下情無所壅
而君德日以光然欲法堯為治亦不必置鼓立
木徒倣其迹但能容受直言不加譴責言之當
理者時加獎賞以勸勵之則善言日聞而太平
可致矣

虞史紀舜父瞽叟娶後妻生象父頑母嚚象傲常
欲殺舜舜避逃克諧以孝瞽叟亦允若帝求賢德
可以遜位羣臣舉舜帝亦聞之於是以前妻生
舜以德率二女皆執婦道

解虞史上記大舜的父是箇瞽叟自人他前妻生

的兒子就是大舜舜母死了瞽叟又娶一箇後
妻生的兒子叫做象那瞽叟愚頑不知道道理後
妻嚚惡不賢象又凶狠無狀他三箇人時嘗商
量著要殺舜舜知道了設法躲避然後得免然
終不敢怨其父母只盡自家的孝道久之感化
得一家人都和睦瞽叟見他這等孝順也相信
歡喜了所以人都稱他為孝子當時帝堯要求
賢德的人可遜以帝位者羣臣都薦舉他比先
帝堯已知大舜善處父母兄弟是箇聖人但不
知他處夫婦之間何如於是召舜去把兩箇女

孝德外聞



帝鑑圖說

五



帝鑑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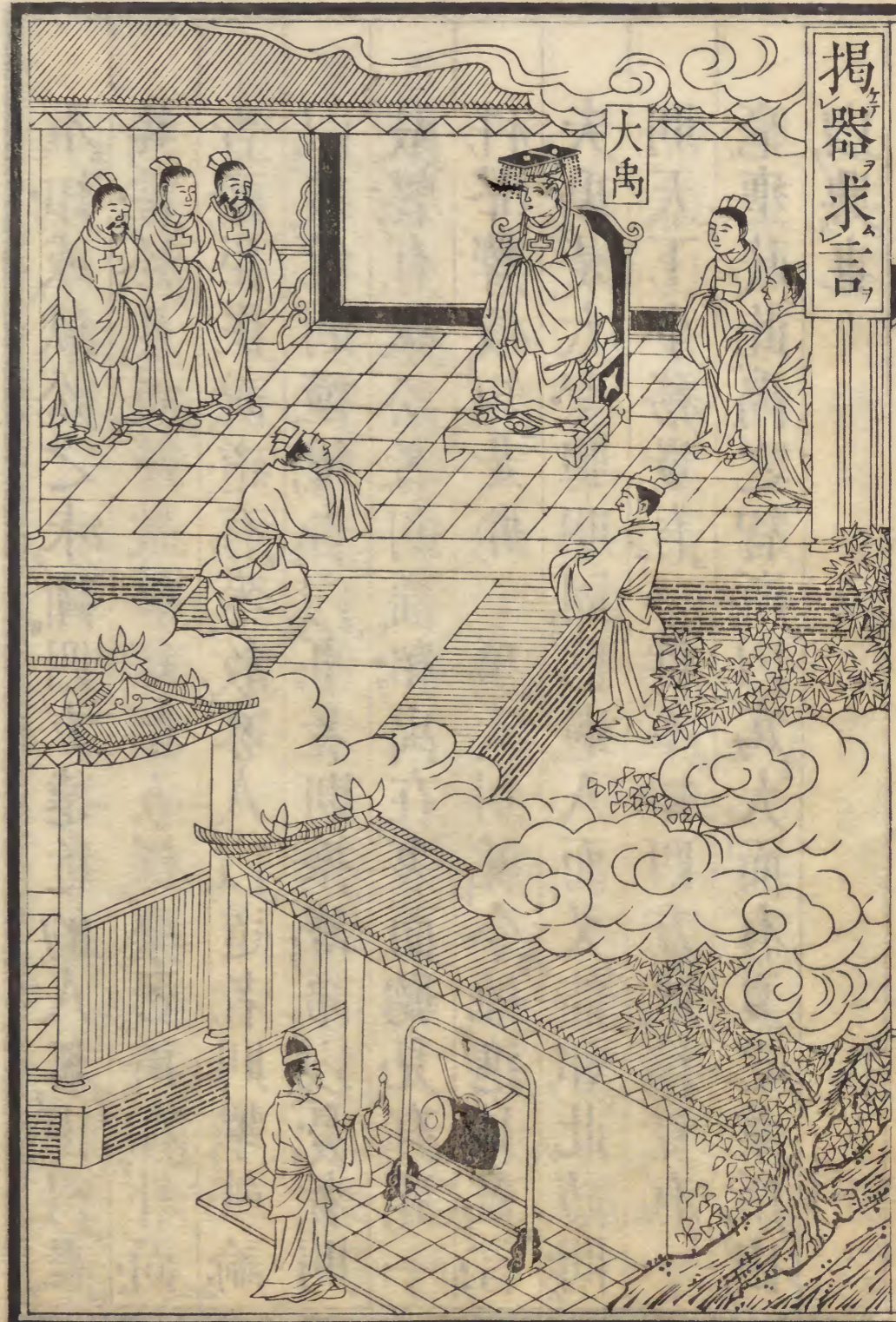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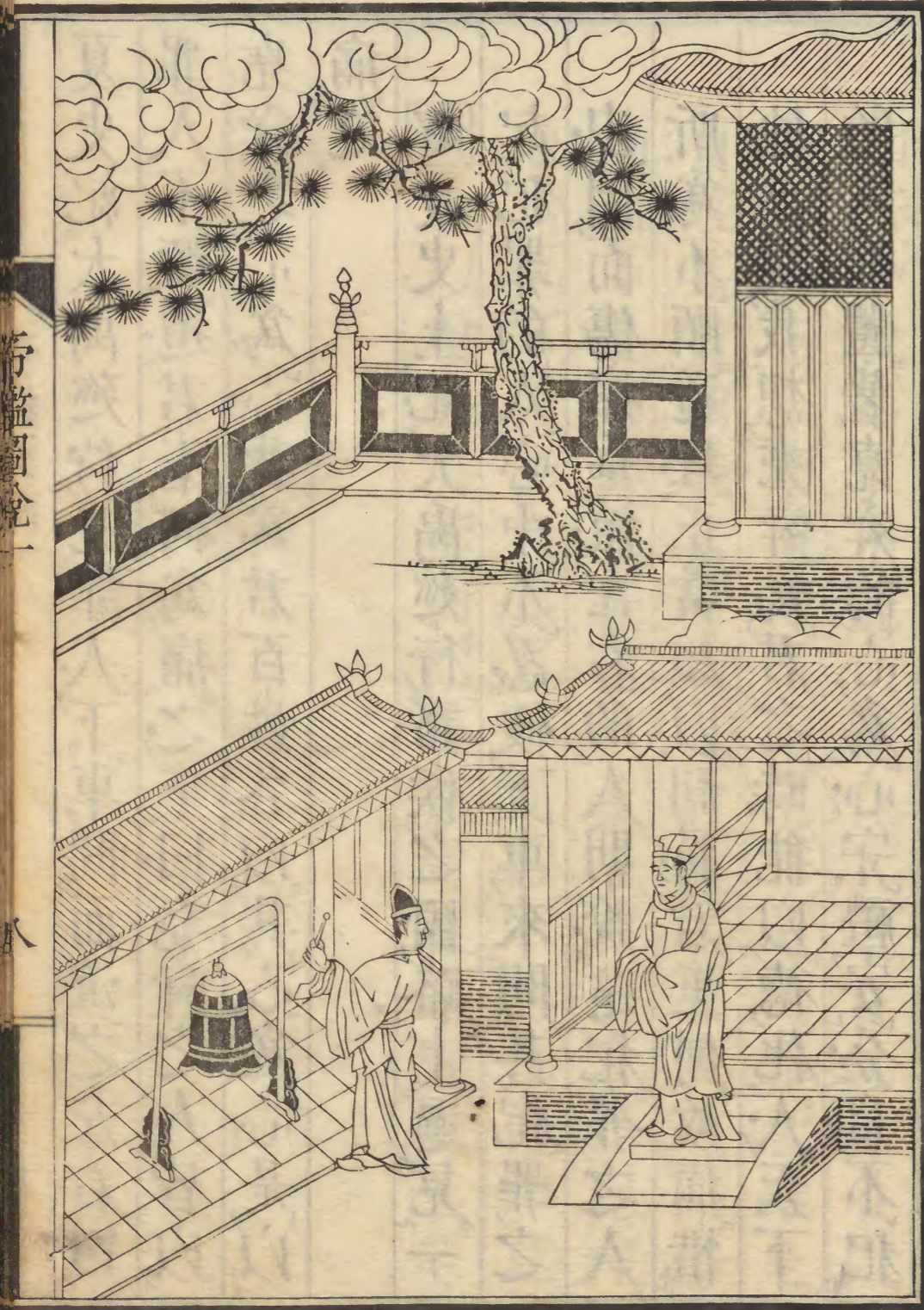
六

兒都嫁與他爲妻舜又能以德化率這二女在
他父母前都盡做媳婦的道理堯因此遂禪以
帝位自古賢聖皆以孝行爲本然父母慈愛而
子孝順尚不爲難獨舜父母不慈而終能感化
所以當時以爲難能而萬世稱爲大孝也

夏史紀大禹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
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
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

解夏史上記大禹既居帝位恐自家於道有未
明義有未熟或事務有不停當處或有可憂而

不知或獄訟之未斷四方遠近的人無由得盡
其言於是將鐘鼓磬鐸鞀五樣樂器掛在外面
告諭臣民說道有來教寡人以道者則擊鼓諭
以義者則撞鐘告以事者則振鐸語以憂者則
敲磬有獄訟者則搖鞀禹在裏面聽見有那一
件聲響便知是那一項人到就令他進見盡言
夫禹是大聖聰明固已過人而又能如此訪問
則天下事務豈有一件不知四方民情豈有一
毫壅蔽此禹之智所以爲大而有夏之業所由
以興也



揭器求言

大禹

夏史紀大禹巡狩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
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之王曰堯舜之人皆以
堯舜之心為心我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
痛之

解夏史上記大禹巡行諸侯之國路上過見一
起犯罪的人心中不忍便下車來問其犯罪之
由因而傷痛垂泣左右的人問說這犯罪之人
所為不順道理正當加以刑罰君王何故痛惜
他禹說我想堯舜為君之時能以德化人天下
的人都體著堯舜的心為心守禮安分自不犯

刑法今我為君不能以德化人這百姓每各以
其心為心不順道理所以犯罪是犯罪者雖是
百姓其實由我之不德有以致之故我所以傷
痛者不是痛那犯罪之人蓋痛我德衰於堯舜
也夫禹不以罪人為可惡而以不德自傷如此
則所以增修其德而期於無刑者無所不至矣



下車泣罪



夏史紀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
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

解夏史上記大禹之時有一人呼做儀狄善造
酒他將酒進上太禹禹飲其酒甚是甘美遂說
道後世之人必有放縱於酒以致亡國者於是
疏遠儀狄再不許他進見屏去旨酒絕不以之
進御夫酒以供祭祀燕饗禮所不廢但縱飲過
度則內生疾病外廢政務亂亡之禍勢所必至
故聖人謹始慮微預以為戒豈知末世孫桀乃
至以酒池牛飲為樂卒底滅亡嗚呼祖宗之訓

可不守哉



帝鑑圖說

卷七



戒酒防微

大禹

帝鑑圖說

卷七

商史紀湯出見網於野者張其四面而祝之曰自
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解其三面而
更其祝曰欲左左欲右右欲高高欲下下不用命
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一時歸商者三十六國

解商史上記成湯爲君寬仁嘗出至野見有人
四面張著羅網打鳥雀口裡禱祝說從天上墜
下的從東西南北四方飛來的都要落在我網
裡湯聞之不忍嘆息說這等是那鳥雀一箇也
逃不出去了何傷害物命不仁如此於是使從

人將那網解去三面止存一面又從新替他禱
祝說道鳥之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
下者下任從你飛翔只是捨命要死的乃落吾
網中夫湯之不忍於害物如此其不忍於害民
可知所以當時漢江之南列國諸侯聞湯這一
事都稱說湯之仁德可謂至矣雖禽獸之微亦
且及之而況於人乎於是三十六國一時歸商
蓋卽其愛物而知其能仁民故歸之者衆也

解網施仁



帝鑑圖說

卷一

成湯



帝鑑圖說

卷一

商史紀成湯時歲久大旱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
湯曰吾所爲請雨者人也若必以人吾請自當遂
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禱
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
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
大雨方數千里

解商史上記成湯之時歲久不雨天下大旱靈
臺官太史占候說這旱災須是殺箇人所禱乃
得雨成湯說我所以求雨者正是要救濟生人
又豈忍殺人以爲禱乎若必用人禱寧可我自

當之遂齋戒身心剪斷爪髮素車白馬減損服
御身上披著白茅草就如祭祀的犧牲模樣乃
出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件事自責說道變不虛
生必有感召今天降災異以儆戒我或者是我
政令之出不能中節歟或使民無道失其職業
歟或所居的宮室過於崇高歟或宮闈的婦女
過於繁盛歟或苞苴之賄賂得行其營求歟或
造言生事的讒人昌熾而害政歟有一於此則
寧可降災於我之一身不可使百姓每受厄湯
當時爲此言一念至誠感動上天說猶未了大

桑林禱雨



成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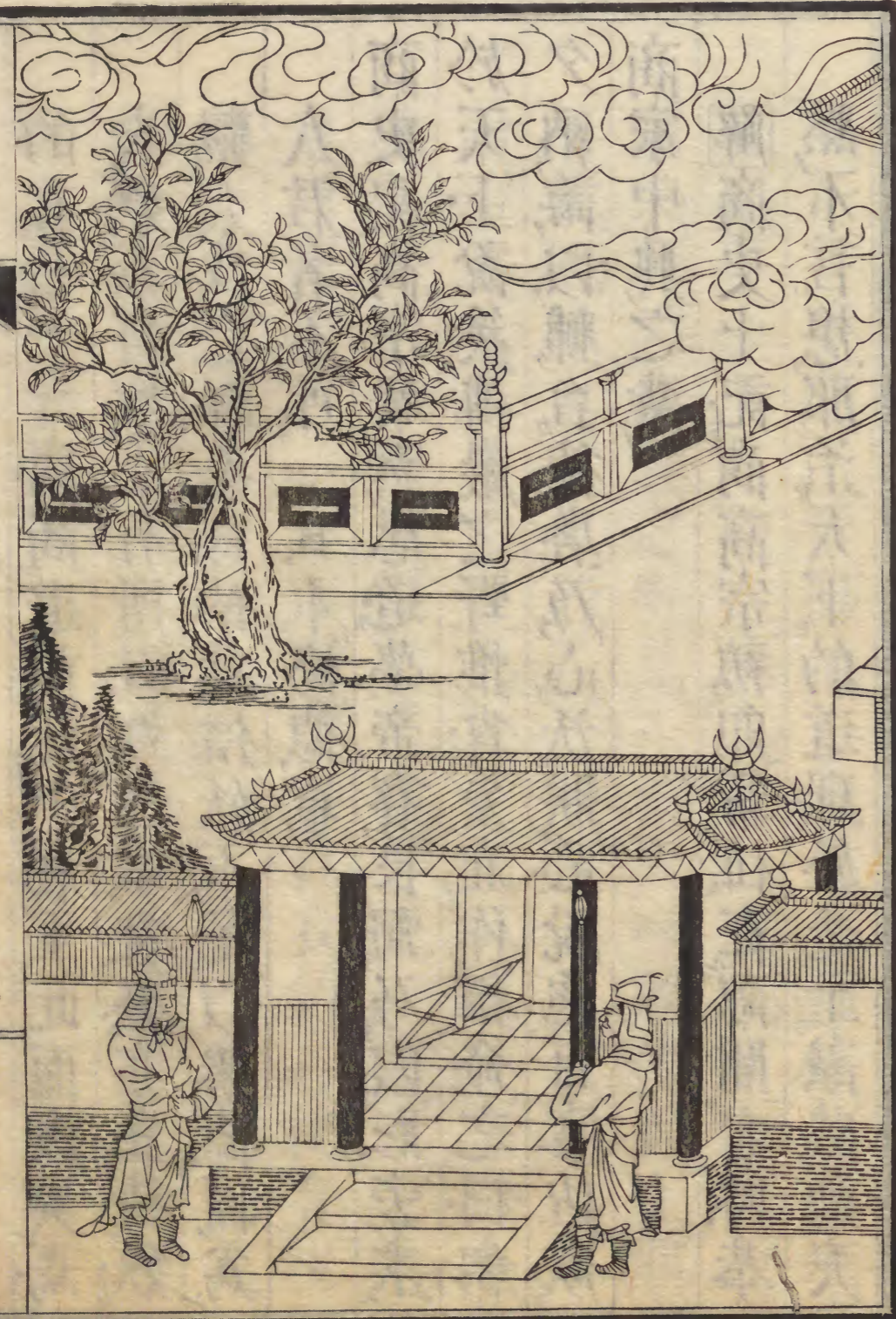


雨卽降方數千里之廣蓋人有善念天必從之
况人君爲天子一言一動上帝降臨轉災爲
祥乃理之必然也

商史紀太戊時有祥桑與穀合生于朝一暮大拱
太戊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太戊
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吊
喪三日而祥桑枯死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
六國商道復興

解商史上記中宗太戊之時有妖祥之桑樹與
穀樹二物相合生于朝中一夜之間就長得大

如合抱中宗見其恠異心中恐懼以問其相臣
伊陟伊陟說道這桑穀本在野之物不宜生于
朝今合生于朝又一夜卽大如拱誠爲妖異然
妖不勝德今朝中生這妖物或君之政事有闕
失歟君但當修德以勝之則妖自息矣中宗於
是聽伊陟之言修祖宗的政事明養老的禮節
早朝勤政日晏纔退百姓每有疾苦問之有喪
者吊之太戊有這等德政果然妖物不能勝三
日之間那桑與穀自然枯死三年之後遠方外
國的人慕其德義經過幾重通事譯語來朝他



德滅祥桑



帝鑑圖說

的有七十六國商道前此中衰至此而復興焉
夫妖不自作必有所召然德本當修亦豈待妖
觀大戊之祥桑自枯益信妖不足以勝德而爲
人君者不可一日不修德也

商史紀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乃以形旁求
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命之曰朝
夕納誨以輔台德啓乃心沃朕心說總百官佐成
商家中興之業

解商史上記商高宗初卽帝位在諒闇之時恭
默不言想那治天下的道理於是至誠感動天

地一日夢見上帝賜他一箇忠臣輔佐他醒來
就把夢中所見的人使人畫影圖形徧地裡去
訪求至於傅巖之野見一箇人呼做傳說在那
裡築墻却與畫上的人一般模樣召來與他講
論治道果然是箇賢人於是就用他做宰相命
他說你朝夕在我左右進納善言以輔我之德
當開露你的心不可隱諱灌溉我的心使有生
發傳說既承高宗之命統領百官勸高宗從諫
好學法祖憲天高宗能用其言遂爲商家中興
之主詳見商書說命三篇



夢賚良弼



帝鑑圖說

卷一

周史紀文王嘗行於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曰此無主矣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吾固其主矣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之澤及於枯骨況於人乎

解周史上記文王初爲西伯時一日出行於郊野之外見死人的枯骨暴露於野因分付吏人以土瘞埋之吏人對說這枯骨都是年久死絕的人已無主了文王說道天子有天下就是天下的主諸侯有一國就是一國的主今此枯骨我就是他的主了何忍視其暴露而不爲掩藏

之乎乃葬而掩之時天下之人聞文王行這等陰德都說道西伯的恩澤雖無知之枯骨亦且霑及况有生之人乎夫文王發政施仁不惟澤被於生民而且周及於枯骨所謂爲人君止於仁者此類是也豈非有天下者之所當取法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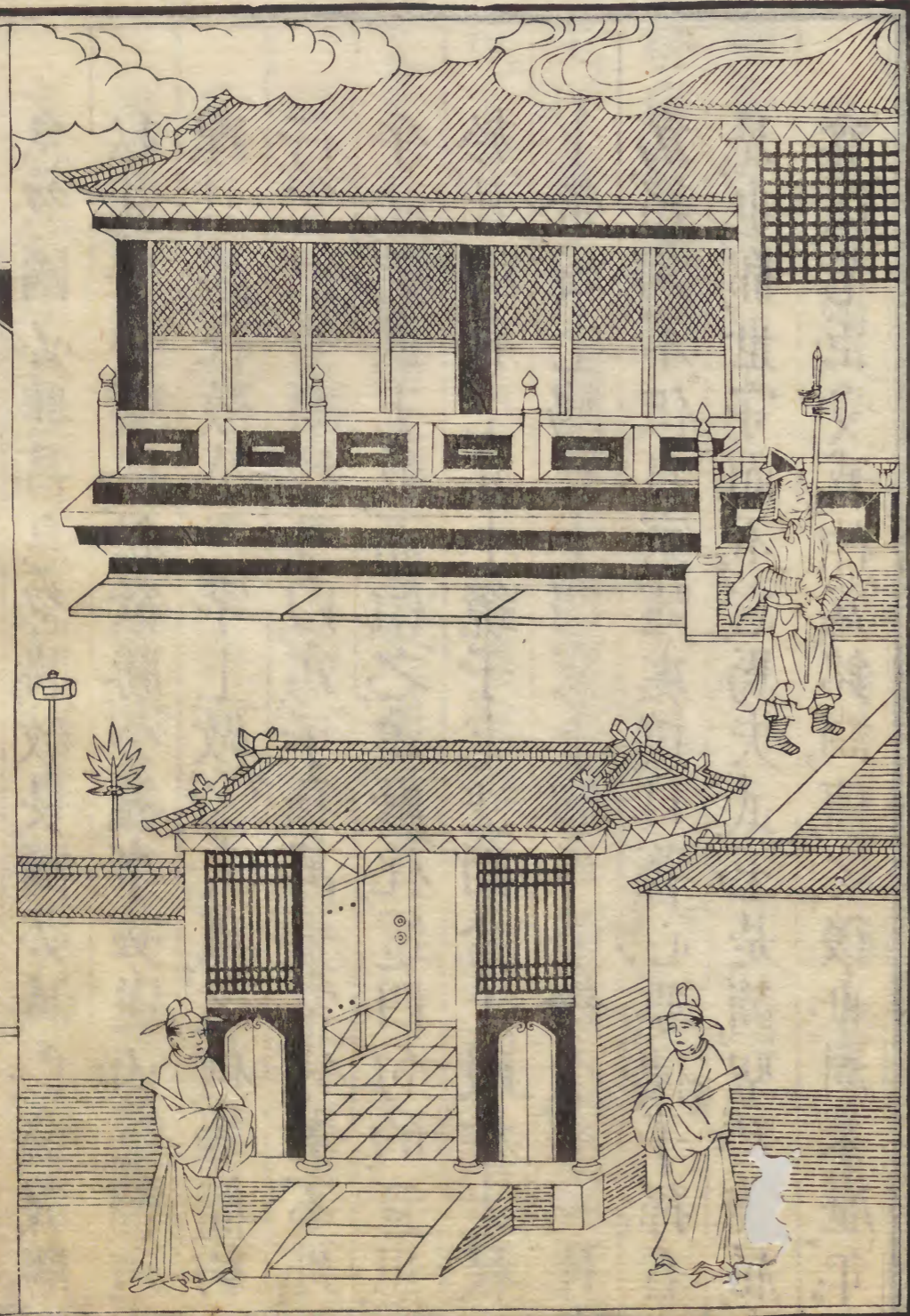
澤及枯骨



周史紀武王召師尚父而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
利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
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下堂南面而立師尚
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遂東面立師尚父西面
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
從欲勝義者凶藏之約行之利可以爲子孫常者
此言之謂也王聞之而書于席几鑑盥盤楹杖帶
履觴豆戶牖劔弓矛皆爲銘焉

解周史上記武王卽位之初向老臣師尚父問
說凡前人創造基業將使後人世世守之也而

能世守者甚少不知有甚麼道理藏之簡約行
之順利而可以爲萬世子孫常守者乎師尚父
對說有一卷書呼做丹書這箇道理皆在其中
王欲聞之必須重其事齋戒而後可武王於是
齋戒了二三日端正冠冕不敢上座下堂南面而
立致敬盡禮求受丹書師尚父說南面是君位
北面是臣位王南面而立則丹書當北面而授
先王之道至大豈可北面而授受乎王遂東面
而立不敢居君位師尚父西面而立亦不居臣
位乃述丹書中的言語說道凡爲君者敬畏勝



丹書受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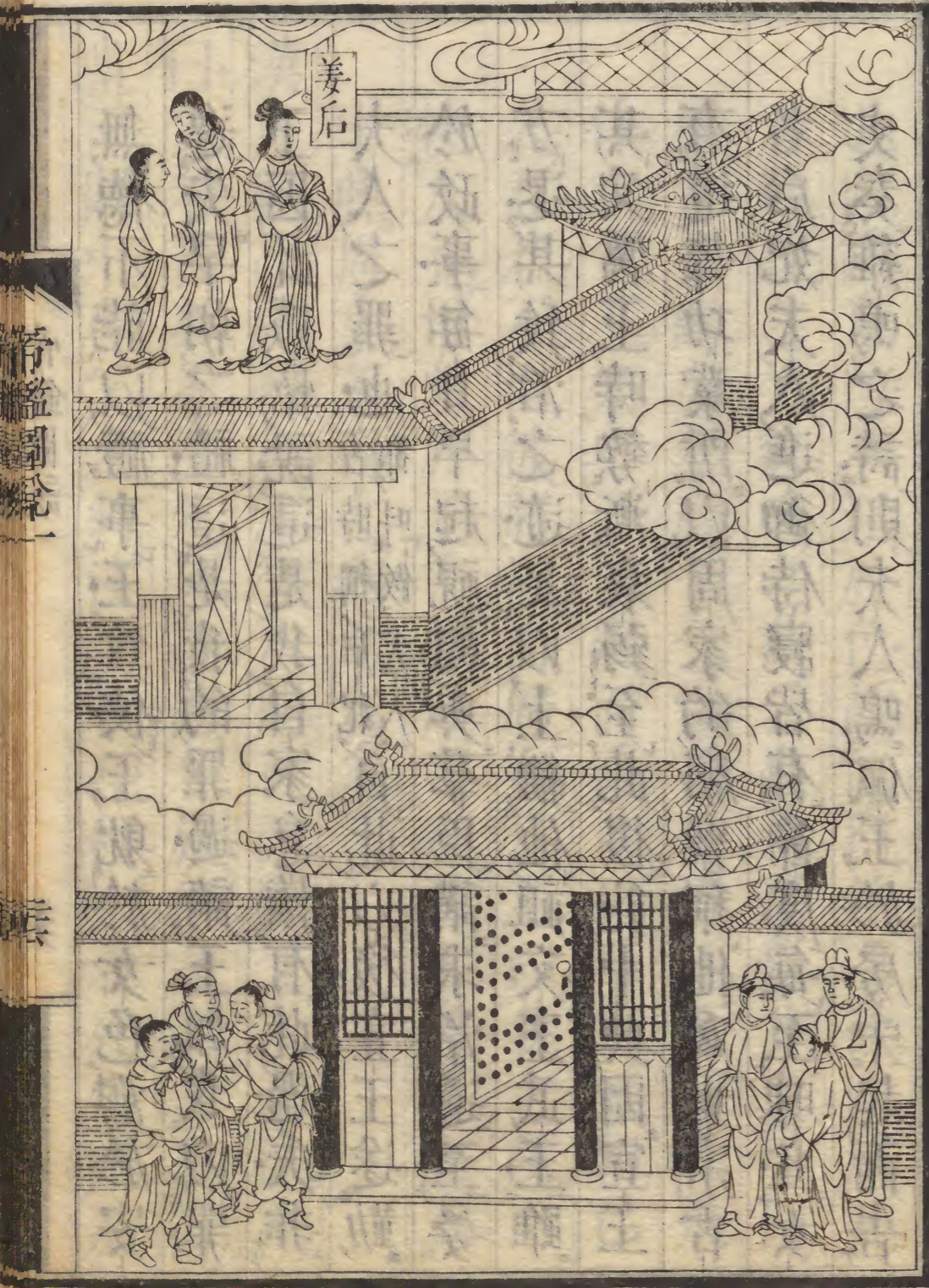


帝金匱記一
怠忽國必興昌。怠忽勝敬畏國必滅亡。公義勝私欲事必順從。私欲勝公義事必逆凶。這箇道理只要在敬公二字上做工夫。藏之何等簡約。行之何等順利。可以爲子孫萬世常守者不外乎此矣。武王敬而信之。遂融化這四句的意思。於凡那席上几上鏡子上洗面盆上殿柱上杖上帶履上觴豆上門窓上劔弓矛鎗上。一一作爲銘詞。不但自家隨處接目警心。要使子孫看見也都世守而不忘焉。夫武王是箇聖君。能屈尊從老臣受戒。作爲銘詞傳之後世。周家歷年

八百享國最爲長久。非以其能守此道也哉。

周史紀姜后賢而有德。王嘗早卧而晏起。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成中興之業。爲周世宗。

解周史上記周宣王的后姜氏賢而有德。宣王嘗有時睡得太早起得太遲。姜后恐他誤了政事。要勸諫他。乃先自貶損。脫去頭上的簪珥。待罪於宮中長街上。使其保母傳言於王。說道我



無德不能以禮事王。致使王耽於女色，溺於安逸，失早朝之禮。這是我自家的罪過。請王加我以罪。王因此感悟，說：這是我自家怠惰，有此過失，非夫人之罪也。古時稱后妃自此以後，宣王遂勤於政事，每日早起視朝，與羣臣講求治道。至晏方退，其致治之迹，足以上繼他祖。文王、武王雖其父厲王時勢漸衰弱，至此復能中興。因宣王有這等功業，所以周家的廟號稱他為世宗。古者后妃夫人進御侍寢，皆有節度。每至昧旦，女史奏雞鳴之詩，則夫人鳴佩玉於房中起而告。

退以禮自防，不淫於色。故能內銷逸欲，以成其君勤政之美。雞鳴之詩云：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言日將旦而百蟲飛作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但羣臣候朝已久，君若不出，彼將散而歸矣。豈不以我之故而使人并憎惡於子乎。姜后之進諫，古禮也。宣王中興周業，蓋得之內助為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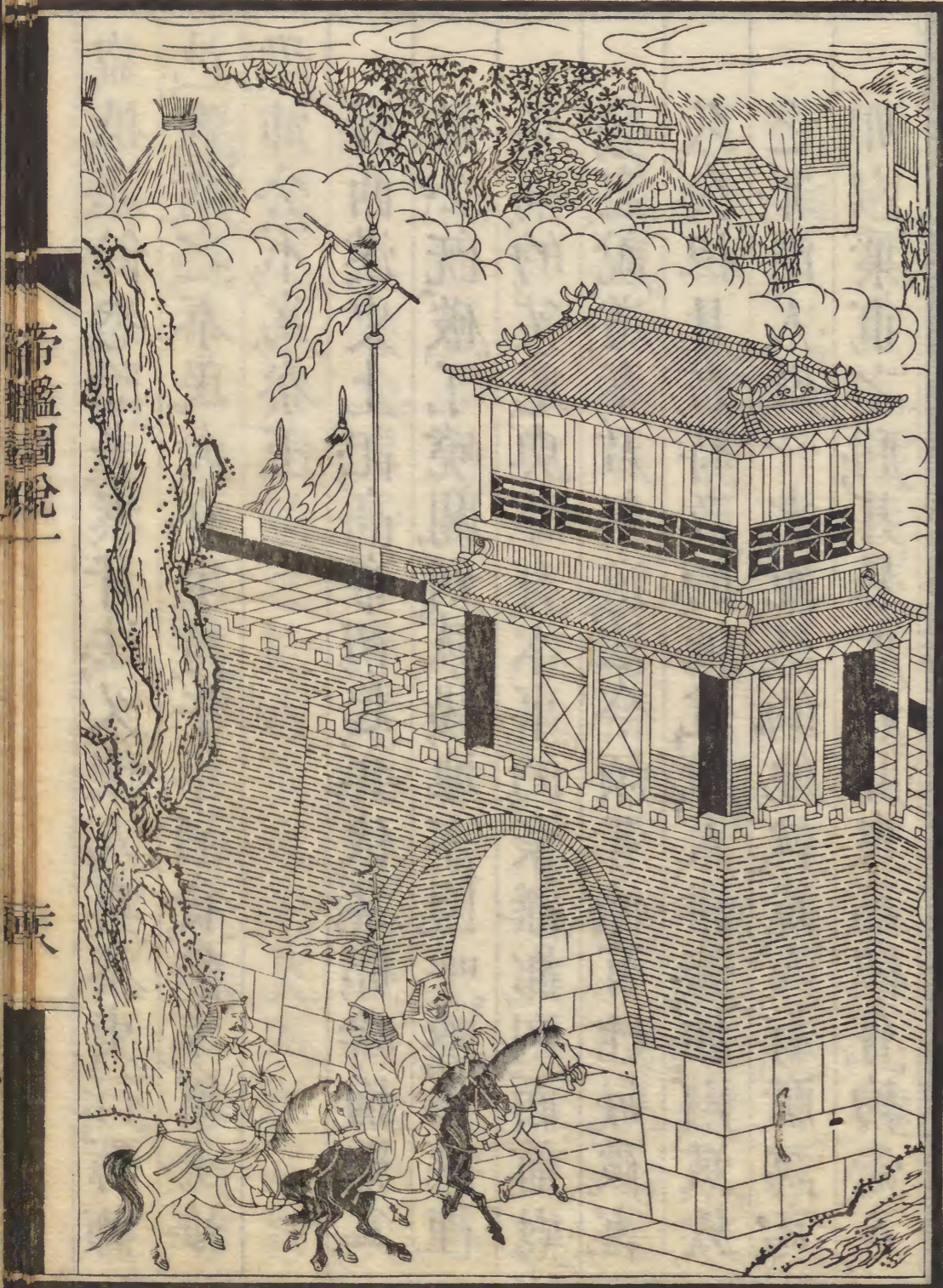
漢史紀高祖初為沛公，入關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

入關約法



漢高帝

帝金匱記



帝金匱記

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又使人與秦吏行縣鄉
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惟
恐沛公不爲秦王

解西漢史上記高帝初起兵伐秦那時猶號爲
沛公既破了嶢關到咸陽地方因呼喚各縣裡
年高的父老與那有本事的豪傑都到面前慰
勞之說道秦君無道法令煩苛你百姓每被害
久矣但凡言時政的就說人誹謗加以滅族
之罪兩人做一處說話的就說人有所謀爲
加以棄市之刑其暴虐如此衆諸侯有約先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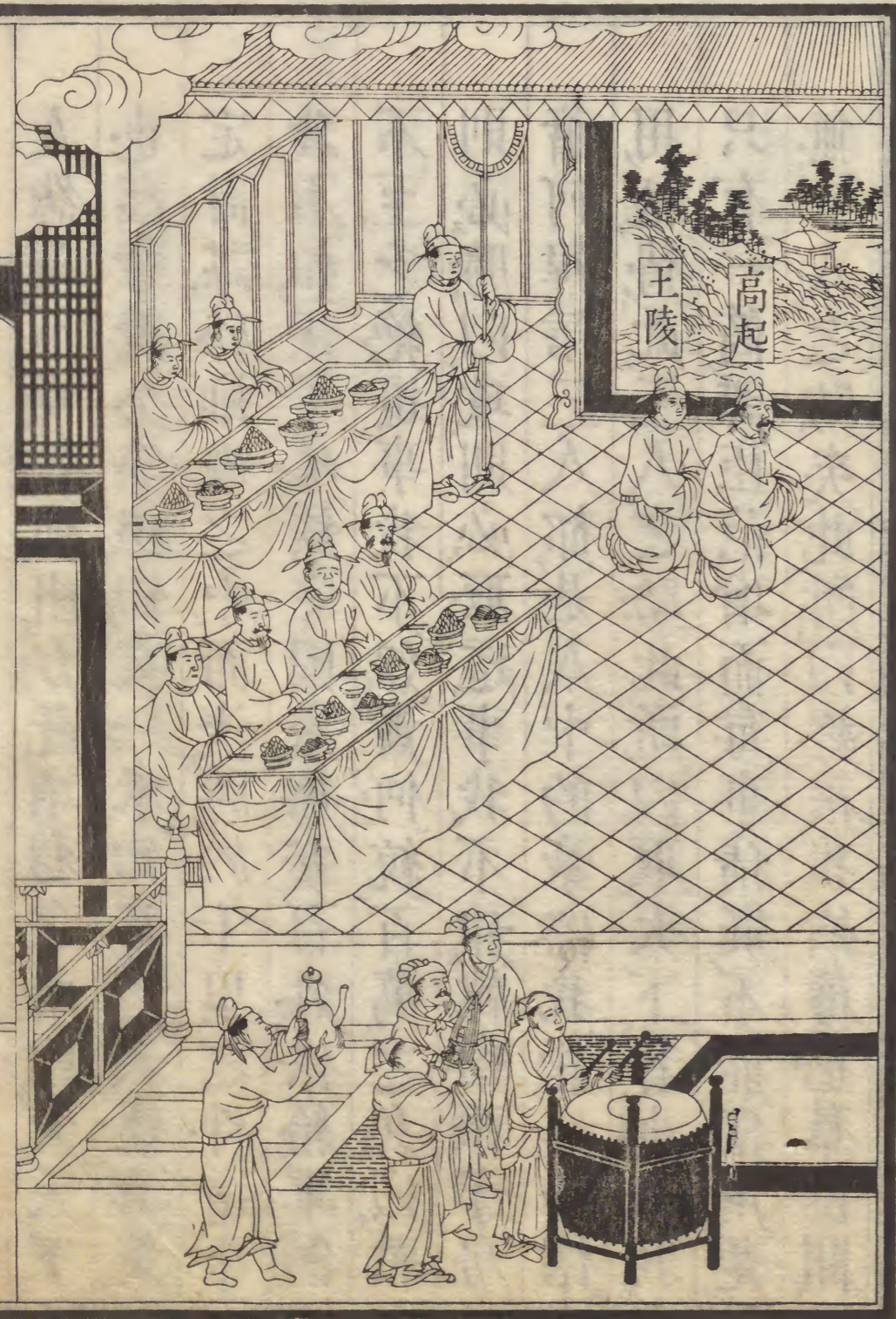
關破秦者王之我今先入關當王關中與你百
姓每做主今日就與父老相約我的法度只有
三條惟是殺了人的纔著他償命若打傷人及
爲偷盜的止各坐以應得的罪名不加以死此
外一切苛法都革去不用又恐遠處不能盡知
使人同著秦吏遍行到各縣鄉邑中將這意思
都一一曉諭那時百姓每被秦家害得苦了
且聞這言語如拔之於水火之中莫不歡喜踴
躍爭持牛羊酒食犒享沛公的軍士只恐怕沛
公不做秦王此可見撫之則后漢之所以興也

帝鑑圖說一
虐之則讐秦之所以亡也。有天下者當以寬仁
爲貴矣。

漢史紀高帝置酒洛陽南宮曰通侯諸將試言吾
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
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
同其利項羽妬賢嫉能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
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
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吾不如蕭何連
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

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
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擒也羣臣悅服。

解西漢史上記高帝既定天下置酒宴羣臣於
洛陽之南宮因問羣臣說爾通侯諸將等試說
我所以得天下者何故項羽所以失天下者何
故高起王陵二人齊對說陛下使人攻打城池
略取土地既得了就封那有功之人與天下同
其利因此人人盡力戰爭以圖功賞此陛下之
所以得天下也項羽則不然妬賢嫉能雖戰勝
而不錄人之功雖得地而不與人同利因此人



帝鑑圖說一
人怨望不肯替他出力此項羽之所以失天下也高帝說公等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定計謀於帷幄之中而決勝於千里之外這事我不如張子房鎮守國家撫安百姓供給軍餉不至乏絕這事我不如蕭何統百萬之兵以戰則必勝以攻則必取這事我不如韓信張子房蕭何韓信三人都是人中的豪傑我能一一信用他得此三人之助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只有一箇謀臣范增而每事猜疑不能信用是無一人之助矣此所以終被我擒獲也羣臣聞

高帝之說無不欣悅敬服夫用人者恆有餘自用者恆不足漢高之在當時若論勇猛善戰地廣兵強不及項羽遠甚而終能勝之者但以其能用入故耳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盡其力而天下歸功焉漢高自謂不如其臣所以能馭駕一時之雄傑也

漢史紀高帝擊淮南王黥布還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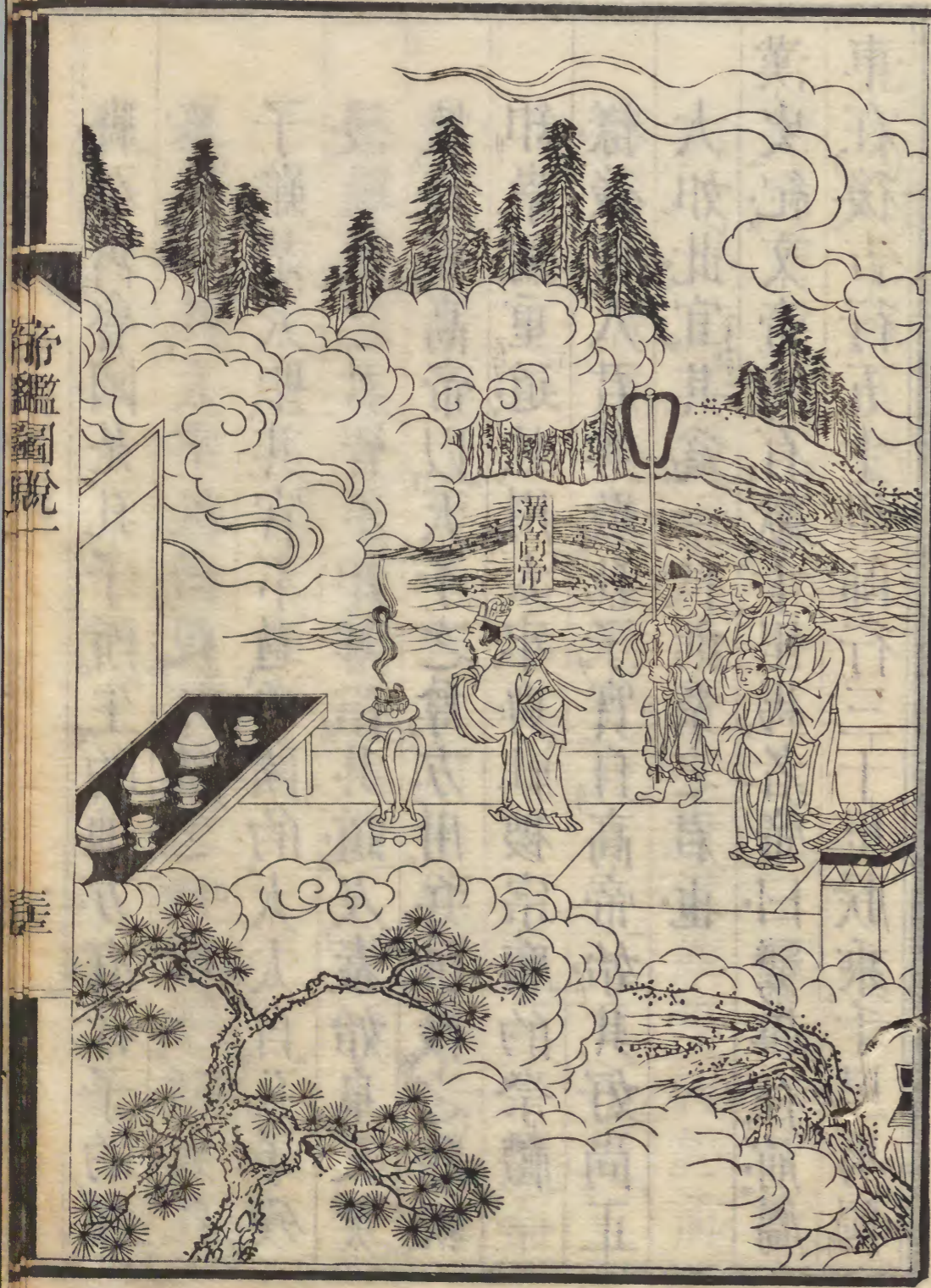
解西漢史上記漢高帝因淮南王黥布謀反自領兵征之擒了黥布得勝回還經過山東曲阜

過魯祀聖



帝鑑圖說

三



帝鑑圖說

三

縣乃舊魯國是孔子所生的地方有孔子的墳墓高帝具太牢牲體親拜祭之祭祀的牛大夫孔子雖是太聖其官不過魯國的大夫自孔子歿後戰國之君皆不知尊信其道及秦始皇又焚燒其書高帝以天子之尊方用兵征伐之際就知崇儒重道且用太牢與社稷宗廟的祭禮一樣後世人君尊敬孔子實自高帝始其好尚正大如此宜其爲一代創業之君也

漢史紀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

先安之下詔不受

解西漢史上記文帝時有人進一匹馬一日能行千里文帝說道天子行幸有鸞旗導引於前有屬車擁護於後或巡狩而吉行一日不過五十里而止或征伐而師行一日不過三十里而止朕騎著這千里馬獨自箇先往何處去於是下詔拒而不受還著那進馬的人牽回去了夫千里馬是良馬也文帝以爲非天子所宜用尚且不受况其他珠玉寶貝珍禽奇獸不切於人生日用者又豈足以動其心乎書曰不作無益

却千里馬



金匱要略

卷一



帝盤圖說一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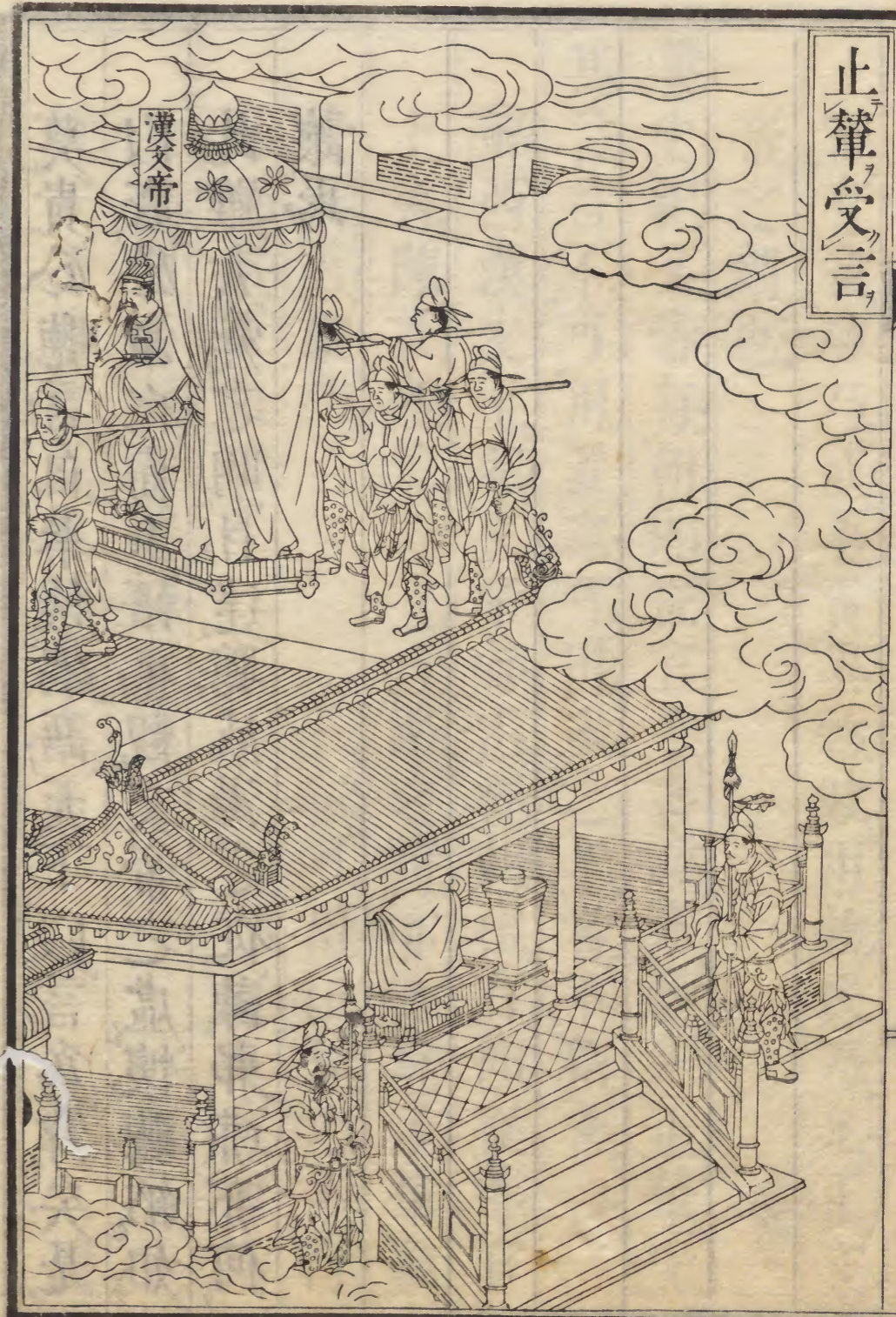
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正文
帝之謂也

漢史紀文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
其言言不可用置之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解西漢史上記文帝每出視朝但有郎從等官
上書陳言者雖正遇行路之時亦必駐了輦聽
受其言縱使所言沒道理不可用但置之不行
而已亦不加譴責如其言有益於生民有補於
治道則必亟加採擇次第行之又每每稱道其
所言之善蓋不但採取之而已嘗聞人君之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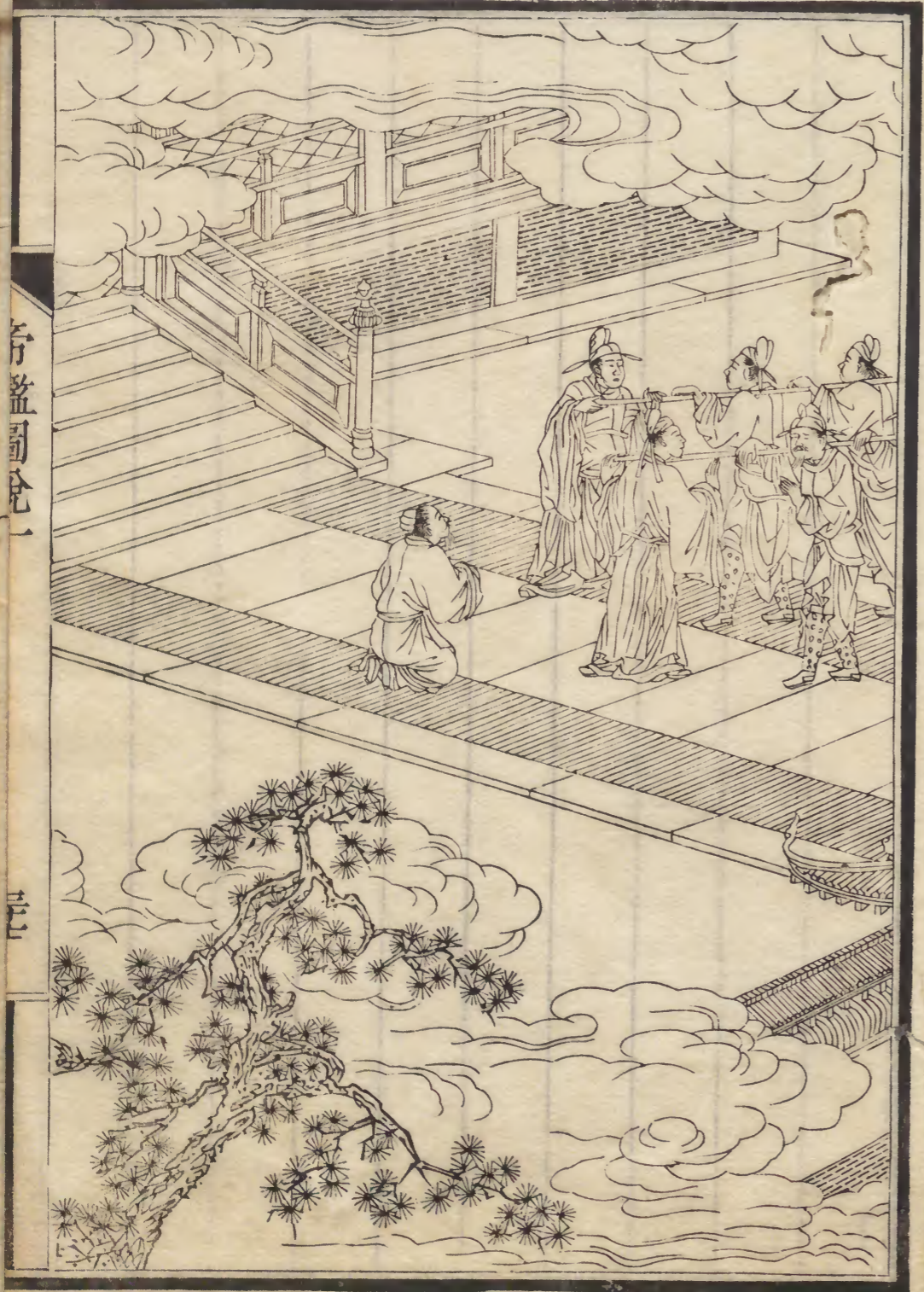
莫貴於聽言自秦禁偶語天下以言為諱矣是
以底於滅亡而不悟也觀文帝之虛懷聽納如
此雖大舜之明目達聰成湯之從諫弗拂亦何
讓焉

止輦受言



帝金匱要略

卷一



帝金匱要略

卷一

<p>1</p>									
----------	--	--	--	--	--	--	--	--	--

1

官版見本

四十九枚

